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1辑

抄袭·模仿 为何又畅销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新批评

精英写作的悖论和特权

文学批评：
有无感“会怎样”



文学报 编辑：王明军 电话：021-62490000 传真：021-62490001

新批评

抄袭·模仿·为何又畅销？

针对个体的
批评为何如此艰难？

文学批评：“小问题”“小权利”还是“大权利”



文学报 编辑：王明军 电话：021-62490000 传真：021-62490001

新批评

《天香》算不算小说？

批评家
不称“强盗”吗？

对《中国新诗总集》的“三点质疑”



文学报 编辑：王明军 电话：021-62490000 传真：021-62490001

新批评

“范曾大师”：跳蚤升天？

文学评论中的“瞎子摸象”

谁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



文学报 编辑：王明军 电话：021-62490000 传真：021-62490001

新批评

《朱雀》：有野心，无耐心

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

看文学批评的“硬通货”



文学报 编辑：王明军 电话：021-62490000 传真：021-62490001

文学报新批评

文丛·第一卷·第1辑

抄袭·模仿 为何又畅销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愿文学报

越办越好。

巴金



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
都读《文学报》

冰心



出版说明

《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刊于2011年6月2日。按照常规,在创刊号卷首应该有个《发刊词》,申明办刊宗旨和内容定位,一是便于作者赐稿,二是便于读者阅读识别。但本刊在首期推出时,却没有《发刊词》,似乎有点不合传统戏剧程式,开场锣鼓未敲,人物便甩着水袖登场了。这并非编辑部大意疏忽,其实,有关可以写在《发刊词》的内容,在它诞生前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已经反复申明了,那就是现已广为人知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

在《文学报·新批评》亮相前,已有很多权威媒体,对当下的文艺批评生态存在的痼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如何改善“沉沦”的批评生态,却很少有人践行之。因此,《新批评》之所以甫一出现,就引起文学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大概就因其将“呼吁”付诸行动,不仅高举批评的旗帜,连续不断地发出批评之声,而且隔周每期用八个版的容量集中刊登批评文字,内容涉及文学名家新作的文本分析以及文化现象、戏剧、影视等,颇有点“逆水行舟”味道。常有人问:《新批评》“新”在何处?或许,这也是其“新”之一吧。

古人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说《新批评》“誉满天下”,实在有点“王婆卖瓜”了,但“谤亦随之”却是一个客观存在。应该说,这个“谤”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既有善意的“误读”,也有不适应带来的恶意攻击,当然也有

《新批评》成长过程中种种不足引发的“争议”。不管是赞誉,还是善意批评抑或攻击,《新批评》皆以宽容、包容的气度,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吸收营养,然后整整衣冠,继续出门上路。因为,我们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向何处去。只要不做“亏心事”,是用不着害怕半夜“鬼敲门”的。

在《新批评》出版一年多后,编辑部同仁就酝酿将内容结集成书,但一直举棋不定的是出“选集”,还是完整呈现每一期的内容。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选择了后者。其考虑是,这样可以原貌展示《新批评》前行的脚印,正的斜的,美的丑的,都纤毫毕现,不加掩饰;再就是,便于有兴趣研究当代文艺批评史的人,查阅所有的文章。

《新批评》丛书将一卷一卷连续推出,祈请广大读者垂注并赐教。

《文学报·新批评》编辑部

于午马岁首

抄袭·模仿·为何又畅销

目 录

新批评 第一期

2011年6月2日

- 1 精英写作的悖论和特权
——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古炉》 / 邵燕君
- 7 怪力乱神的奴性哲学
——贾平凹《古炉》片论 / 王晴飞
- 11 《古炉》：“珍品”还是“赝品” / 方 岩
- 18 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
——从《西夏咒》被不实“包装”看批评生态 / 李建军
- 26 不该发生的失误——《刘心武续红楼梦》的几个问题 / 石 磊
- 31 意识到的思想即艺术——与孙绍振先生商榷 / 李伯勇
- 36 寄语《新批评》 / 胡 鸣
- 38 作为艺术的摄影 / 倪德云
- 42 红色影视剧的误区与出路 / 王国杰

目 录

新批评 第二期

2011年6月16日

- 44 抄袭·模仿·为何又畅销? / 黄 平 张卉菁
- 49 消费时代的“怪兽”
——读郭敬明《爵迹》 / 丛治辰
- 54 对郭敬明的“隔靴搔痒” / 张岩雨
- 61 针对个体的批评为何如此艰难? / 肖 鹰
- 69 “意识到的思想即艺术”? / 刘绪源
- 71 由散文年选兼谈当下散文的问题 / 刘 军
- 76 失衡的女性颠覆写作
——张爱玲的《小团圆》“小”在何处 / 何雪英
- 81 《功夫熊猫》给中国动漫业带来什么? / 郑周明
- 85 影视创作能否不当“啃老族”? / 陈先义

目 录

新批评 第三期

2011年7月7日

- 88 《天香》算不算小说？
——再论王安忆 / 黄惟群
- 99 写回去与写上来
——评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 / 胡 晓
- 107 “年选”如何“选”？
——对刘军先生文章的几点看法兼谈我的散文观 / 李晓虹
- 112 从拉登之死谈暴力英难的终结 / 雪 漠
- 115 批评家不妨“深居简出” / 樊发稼
- 120 对《中国新诗总系》的三点质疑 / 古远清
- 125 名著翻拍：表述底线和文化责任 / 沈杏培
- 130 也说“郭敬明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 匡生元

目 录

新批评 第四期

2011年7月21日

- 132 “范曾大师”:跳蚤升天?
——评范曾的绘画与观念之谬 / 肖 鹰
- 141 追诉鲁迅 / 贺绍俊
- 146 从肖传国买凶到范曾告状 / 刘春田
- 152 范曾事件回顾 / 唐思慧整理
- 154 文学评论中的“瞎子断匾” / 张瑞田
- 158 “流水线作业”与“工厂化生产”
——网络文学是否还有他路可走? / 冯正荣
- 163 “合理想象”的尴尬
——说说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 张立国
- 171 虚构社会与非虚构文学 / 卢永和
- 173 谁弄丢了戏曲传统? / 陈昌友

目 录

新批评 第五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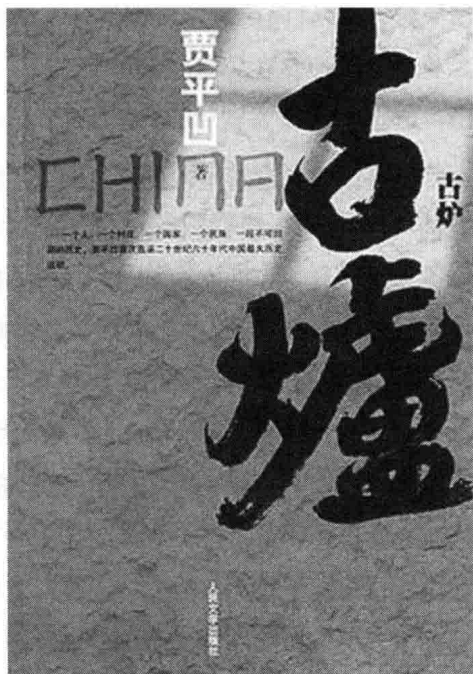
2011年8月4日

- 178 《朱雀》:有野心,无耐心 / 李 丹
- 181 《朱雀》:用西方“虚构”一个南京 / 王晴飞
- 185 经验仿制、中产滥情与抛向历史的媚眼
——谈谈《朱雀》和《德律风》 / 方 岩
- 190 作者说《朱雀》 / 金莹整理
- 194 文学大败局中的匆匆过客 / 朱 白
- 197 艺术批评呼唤责任感和气度 / 谢春彦
傅小平
- 204 传统文学期刊的硬通货 / 颜 妍
- 209 从“理解力比想象力更重要”谈起
——与毕飞宇商榷 / 廖令鹏
- 213 “类型”有限,文学无疆
——也谈文学的“类型化” / 周 强

目 录

216 课本到底该讲些什么? / 王国华

220 《落花生》写作上的问题 / 梁建华



精英写作的悖论和特权 ——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古炉》

邵燕君

- 贾平凹为什么把小说写得这么难读？
- 贾平凹今日的写作路数，与其说是古典的，不如说是现代的；与其说是传统的，不如说是实验的。它故意和读者的阅读惯性拧着来，所有让叙述流畅起来的惯常通道全被堵死了，快感模式被取消了，深度模式被打散了。
- 以贾平凹的生活底蕴和写实功力，一部写农村人过日子的小说应该更有烟火气，有更多让人放不下的情节和人物。《古炉》和它追摹的样本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差距恐怕不仅在功力，也在心态。
- 《古炉》虽是处处逆着读者的阅读惯性来的，写作却一直顺着自己的惯性走。这样的“惯性写作”目前在仍持续写作的著名作家里普遍存在着，这或许是一种特权？

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古炉》无疑是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其重量几乎是直观的——64万字的巨著拿在手里真如砖头一般沉甸甸的。当然,更有厚重感的是其题材——自觉步入老年的贾平凹终于在“控制不住的记忆”的逼迫下书写“文革”,这段当代写作一直回避的历史如今纠缠着少年记忆“汪汪如水”涌上作家心头,激起了一个文坛名宿的雄心:要写“‘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以一个古炉村隐喻整个中国的现实(参见《后记》)。这样的创作企图自然让人想起“红色经典”《红旗谱》(《红旗谱》就是通过讲述一个小村子革命的发生来论述中国革命的起源),而其有意摒弃欧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直承《金瓶梅》《红楼梦》的日常化、生活流的写作方式更引人期待,期待看到一部“积蓄着中国人的精气神”的“中国故事”,看到这条贾平凹自《废都》《高老庄》起就自觉追求的写作道路如何经《秦腔》走向成熟。相比现实题材的《秦腔》,“文革”的故事更有经典意味,在全球化的时代,更能呈现“中国气派”,甚至开辟中国当代写作的新方向。

一部负载着如此重大写作意义的作品,对于任何一位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必读书。笔者正是抱着职业者的态度郑重阅读的。而一旦进入阅读中,笔者不得不承认,再度陷入了当年评论界戏言的“硬着头皮读《秦腔》”的痛苦之中。《古炉》是又一本难读的大书,这难读不是相对于商业性畅销小说而言的,而恰是相对于《红楼梦》而言的,甚至是相对于《红旗谱》而言的(该书一向被中文系的学生控诉为难读)。它重得让人翻不动,一目十行将一无所获,字字细读又所获不多,挑战的不是读者的智力而是耐心。于是,对该作意义的分析让位于一个更朴素的问题:贾平凹为什么把小说写得这么难读?

应该说,《秦腔》和《古炉》之所以难读,与贾平凹自觉的形式实验有着

本质关系。在这种不以主题聚焦透视而以散点铺陈细节的写作中,贾平凹剔除了一切读者熟悉的叙述模式——不仅是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模式(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情节铺垫和高潮营造等),也包括一切通俗文学模式和章回体等中国古典小说模式,而后者正是“革命历史小说”为了吸引读者而刻意嫁接的,也是“中国气派”的实践努力之一。所以,贾平凹今日的写作路数,与其说是古典的,不如说是现代的;与其说是传统的,不如说是实验的。它故意和读者的阅读惯性拧着来,所有让叙述流畅起来的惯常通道全被堵死了,快感模式被取消了,深度模式被打散了,但以此为代价而突出出来的日常细节又不过真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没有什么太值得把玩之处,更不像现代主义小说细节那样具有深奥丰富的象征寓意。于是,读者的阅读期待,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落空了。这是一棵没法爬的树,树干和树枝都被抽空了,只剩下厚厚堆积的树叶,它们片片不同又大同小异,要一片一片地翻完确实需要职业精神。

至于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在写作《秦腔》时,贾平凹曾经表达过被动和困惑之意,他谈道,《秦腔》之所以与其以往的创作不同,是因为“解放以来农村的那种基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原来的写法一直讲究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慢慢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现在再按那一套程式就没法操作了”(贾平凹、郜元宝:《〈秦腔〉痛苦的创作和乡土文学的未来》,《文汇报》2005年4月28日)。或许是《秦腔》带来的包括茅奖在内的巨大声誉使贾平凹更自信了,在《古炉》的创作谈中,他更强调选择的主动性以及多年的坚守坚持,并且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成熟成功,“到了《秦腔》和《古炉》虽不是怅然一泄的释放感,但很愉悦,基本上能得心应手”(李星、贾平凹:《关于一个村子的故事和人物——长篇小说〈古炉〉问答》,《贾平凹研究》2011年创刊号,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而事实上,如果说《秦腔》因为其题材的现实意义,使那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本身就有“实录”价值的话,《古炉》恰因为其

题材的历史意义暴露了这种写法的软肋。

二

在《古炉》里，贾平凹对自己有期许，对读者有承诺，“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见封底文字）。这种以一个村子写一个民族、以一个普通个体的逻辑推演整体普遍规律的写作意图，与《红旗谱》别无二致，其写作方法也只能同样是日常细节与意识形态的缝合。如果说《古炉》与《红旗谱》有什么不同，一个是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变更——在这一点上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贾平凹和绝大多数“新时期”以来的老作家一样，思想资源仍停留在1980年代的主流价值观，代替阶级论的是人性论，将“文革”发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性恶，解决的方式也是朴素的人道主义启蒙（“我们放不下心的是在我们自己身上，除了仁义礼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后记》）。而落实到小说中，更退归为儒释道传统文化，设置一个“善人”喋喋不休地为人“说病”。——另一个是，确立日常生活本身的独立价值，而不是将其仅作为实现主题的工具，而这一点，其实正是以人道主义反驳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在文学观念上的体现。也就是说，贾平凹《古炉》的写作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而不是古代士大夫的文人写作。他的悖论在于，他要小说负载一个启蒙的主题，却摈弃与启蒙思想共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那些写作手法的作用不仅是引人入胜，更是使主题深入。《古炉》之所以难读，也不仅是读者的快感期盼被阻隔，更是深层的意义期盼的落空，即使是人性恶这样显得简单的主题，也没有能通过文学的利刃剖开历史的岩层，让读者的心灵得到震撼。